

# 下西洋与非洲动物的引进

张 箭

**内容提要** 在 600 年前开始的下西洋的伟业中，郑和船队到达了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可考的有 7 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即米息（埃及）、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刺哇（索马里巴拉韦）、竹步（索马里朱巴）、速麻里儿（索马里）、麻林地（肯尼亚马林迪）、慢八撒（肯尼亚蒙巴萨）。郑和船队从西亚非洲引进了一些独特珍稀的非洲动物，如花福鹿（斑马）、麒麟（长颈鹿）、驼蹄鸡（鸵鸟）、马哈兽（直角羚）和非洲狮。这些动物今天已仅存于非洲了。下西洋之人和明朝人对非洲动物的记载描述为中国乃至东亚动物学界增添了新知识；文人墨客咏叹非洲动物的诗赋造就了明代文坛的一道风景线；丹青妙手对它们的摹绘留下了关于非洲动物最早的造型艺术珍品。

**关键词** 郑和下西洋 引进动物 非洲 中国

**作者简介** 张箭，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成都 610064）。

非洲是大中型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大洲，也是当今一些珍稀大中型动物的最后栖息存续之地。600 年前郑和率庞大船队 7 次下西洋（1405~1433 年），其大队和分队多次到达非洲东北的亚丁湾、红海海岸和东部的印度洋海岸。船队的明朝官兵水手与非洲东北部的各国家、地区、部族进行了友好交往、互通有无、互惠互惠，从而传播了文明，结下了友谊，留下了动人的传说。下西洋人士还从非洲购买引进（当地人士也赠送了一些）珍稀动物，从而在中非关系史上谱写了美好独特的篇章。

## 下西洋船队 到达的非洲国家和地区

曾随郑和船队 4 次下西洋的费信写有记载下西洋诸事和沿途见闻的《星槎胜览》。《星槎胜览·后集》立有“竹步国”条，冯承钧校注其西语名为“Jubb or Jobo”<sup>1</sup>。竹步国今为何地。从发

音看，东北非索马里南部有朱巴河（Zubba）、中朱巴州、下朱巴州，河口有港埠城市琼博（Jum-ba）。其“朱巴”的西语为“Zubba”<sup>④</sup>。从地望上看，费信在竹步国前先介绍佐法儿国（Zufar）。佐法儿被公认为是今阿拉伯半岛阿曼的佐法尔（Zufar）地区。在竹步国后又介绍木骨都束国。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o，海滨城市）。摩加迪沙在朱巴地区附近。“其处（指竹步）与木骨都束山地连接”<sup>④</sup>。佐法尔离朱巴也不远。从物产民俗人种看，竹步国“风俗亦淳，男女拳（髻）发，男子围布，妇女出则以布兜头，不露身面。……产狮子、金钱豹、驼蹄鸡（即鸵鸟，后要考证）”<sup>¼</sup>。我们知道，索马里是以黑人为主的国家，黑人的一大特征是髻发。狮子、鸵鸟是黑非洲的特产。综合以上地名发音、

<sup>1</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后集·竹步国》，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19 页。

<sup>④</sup> cf. *The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 Comprehensive Edition, Seventh Edition, Times Books Limited, London, 1985, Plate 87.

<sup>④</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前引书，第 20 页。

<sup>¼</sup> 同上，第 20 页。

地望、特产、民俗、人种等,可判定竹步国即今索马里南部朱巴河河口朱巴州地区。郑和船队或其分队到了索马里朱巴地区。

《星槎胜览·后集》立有木骨都束国,前已提及它即为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城。其人种也是黑人,费信说他们“男女拳(髻)发四垂,腰围稍布”<sup>1</sup>。所以郑和船队或其分队曾到达索马里摩加迪沙地区。

《星槎胜览·后集》立有卜刺哇国,冯承钧校注其西语名为“Brawa”<sup>④</sup>。从发音看,今索马利东海岸摩加迪沙以南朱巴河以北有港口城市巴拉韦(Baraawe)<sup>④</sup>,两音相通。从地望上看,“其国与木骨都束国接连,山地,傍海而居”<sup>1/4</sup>。从人种及特产来看,卜刺哇国“男女拳(髻)发,穿短衫,围稍布。……地产马哈兽(即直角羚,后要考证),花福鹿(或驴)(即斑马,后要考证)、豹、鹿、犀角、没药、乳香、龙涎香(一种芳香物质,抹香鲸肠道的分泌物)、象牙、骆驼”<sup>1/2</sup>。属于黑非洲的索马里恰好出产直角羚、斑马、犀牛、大象,沿海有抹香鲸出没。

从古今地图的对比来看,14、15世纪时摩加迪沙以南不远的穆斯林殖民城邦依次有梅尔卡(Merca)、布拉瓦(Brava)<sup>3/4</sup>,今摩加迪沙以南不远的城市依次有马尔卡(Marka)、巴拉韦(Baraawe)<sup>⑧</sup>。它们的发音与地望完全吻合。从发音、地望、人种、特产来判断,卜刺哇是今索马里巴拉韦。所以,郑和船队或其分队曾到过索马里巴拉韦。顺便说说,今日各种地理书、历史书所说的布腊瓦、布拉瓦、巴拉韦皆指一地,巴拉韦是最新译名。

曾随宝船队3次下西洋的马欢写有记载下西洋之事和沿途见闻的《瀛涯胜览》,书中所立诸番国名虽无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条目,但书首的“纪行诗”诵曰:“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息通行商。曾望博望(张骞)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sup>(4)</sup>。这里的忽鲁谟斯公认是今伊朗的霍尔木兹(Hormuz)海峡,海峡北岸的伊朗霍尔木兹甘省。关于所说的大宛米息,大宛在中亚内陆费尔干纳,非航海所达之地。原文疑是大食(即阿拉伯)传写者妄改大宛。米息大概是《明史》中的米昔儿(Misir),系阿拉伯语“埃及”的译音<sup>⑤</sup>。从地望上看,郑和船队经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进入

波斯湾,波斯湾周围除北岸外便都是阿拉伯地区。宝船队多次到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佐法尔(祖法儿)、也门亚丁(阿丹)。从亚丁湾穿过曼德海峡,便进入红海。红海西岸便依次是东北非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北非的埃及。另外,15世纪初埃及在马木路克王朝统治下,其势力达到了北纬20度今苏丹努比亚沙漠<sup>10</sup>。故宝船队只需到达红海西岸中部地区,便进入了埃及地界。下西洋船队经红海到了北非的埃及,与埃及有了交往一事在文献中还有其他旁证。《明史》载:“米昔儿一名密思儿,永乐中遣使朝贡。……正统六年,王锁鲁檀阿失刺福复(遣使)来贡。……自后不复至”<sup>11</sup>。明成祖永乐年间为1403~1425年,“永乐中”当为1410~1420年。下西洋的年代为1405~1433年,时代吻合。所以正是下西洋的船队开拓了中埃间的直接交往、交流、交通,埃及马木路克王朝才遣使随宝船来华通好。正统六年(1441年)的那一次遣使来华,则可能是走陆路辗转而来的<sup>12</sup>。

《明史·郑和传》载:郑“……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沙里湾

<sup>1</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后集·木骨都束国》,第21页。

<sup>④</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后集·卜刺哇国》,第24页。

<sup>④</sup> cf. *The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 Plate 87.

<sup>1/4</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后集·卜刺哇国》,第24页。

<sup>1/2</sup> 同上,第24页。

<sup>3/4</sup> 参见[英国]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非洲国家的出现,900~1500年图》,第137页、338页、349页。

<sup>⑧</sup> 参见《最新世界地图集》,第60图索马里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sup>(4)</sup> 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纪行诗》,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页。

<sup>⑤</sup> 参见邵献图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页。

<sup>10</sup> 参见巴勒克拉夫主编:前引地图集,第137页大地图。

<sup>11</sup>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8619页。张星考“复来贡”应为“复遣使来贡”,有道理,故从之。该埃及王今译为阿失刺福·赛福丁·白尔苏丹(1422~1438年在位,“Malekal Ashraf”)。参见沈福伟著:《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49页。

<sup>12</sup> 参见张星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二册,第666页。

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sup>1</sup>。下西洋之人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第十九图<sup>④</sup>标注的地名有麻林地。这麻林地与《明史》中的麻林当是同一地之稍有差异的地名。麻林或麻林地一般认为在今东非肯尼亚东南部萨巴基河河口海港城市马林迪（Malindi），因发音几乎一模一样，地望等也吻合。郑和下西洋宝船队开拓了与麻林（地）的交往。史载“麻林，去中国绝远，永乐十三年遣使贡……十四年，又贡方物”<sup>④</sup>。又载：“麻刺国前代无考，本朝永乐中，国主哇来顿本率其臣来朝。……十三年又遣使献（方物）。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方物），将至。请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贺。……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国以（方物）贡”<sup>1/4</sup>。据此可知，麻刺即麻林，实为一地一国之异译。史又载“古麻刺国在东南海中，永乐十八年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来朝贡方物，请封给印诰。……其人大食种，缠青布、蹠皮鞋。地多岩谷，少寒。产象牙、生金”<sup>1/2</sup>。麻林地的统治阶级、民族确系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或与当地人的混血）。可知史籍记载属实。下西洋船队到了麻林地（马林迪），开始了与当地人的交往。

《郑和航海图》标注有地名慢八撒<sup>3/4</sup>。慢八撒应为今肯尼亚南部重要的海港城市蒙巴萨（Mombasa）。11世纪时阿拉伯人开始来此定居。现名可能是以原阿曼的蒙巴萨命名，18世纪时曾从属阿曼<sup>③</sup>。

史籍中还记载有一地一国曰速麻里儿：“白松虎儿旧名速麻里儿。……其地无大山，亦不生树木，无毒虫猛兽之害。然物产甚薄。永乐中尝入贡”<sup>⑤</sup>。类似的记载还有，“白松虎儿旧名速麻里儿。国中无大山，亦鲜林木，无猛兽毒虫之害。……永乐中，使十六人来贡”<sup>⑥</sup>。速麻里儿为何地，应为今非洲的索马里（Somalia）。其名一说来自索马里语中的索马尔，含意是奶牛或山羊的乳汁，因该国的各族大多是游牧民族，牛乳、羊乳为其主要食物<sup>10</sup>。

有一个问题需略加阐释。关于明代史籍记载的下西洋到达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下西洋期间来华的非洲使节使团所属的国家和地区，综上所述论

已有竹步（朱巴）、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卜刺哇（巴拉韦）、米息（埃及）、麻林地（马林迪）、慢八撒（蒙巴萨）、速麻里儿（索马里）等共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竹步（朱巴）、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卜刺哇（巴拉韦），均在今索马里共和国东海岸。上面又说速麻里儿（索马里）永乐年中曾遣使来华入贡，是否是同义反复累赘重叠呢？其实不然，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卜刺哇（巴拉韦）、竹步（朱巴）均为索马里地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穆斯林殖民地移民地独立的城邦。而速麻里儿（索马里）应指索马里地区本地人索马里人（Somalis）的部族国家。索马里人又叫欧加登人（因聚居于埃塞俄比亚的东南部欧加登地区而得名），属肤色较黑的埃塞俄比亚人种，操索马里语，其语言属闪含语系库希特语族。速麻里儿当时也不一定就统一了索马里地区的索马里人部族，而是索马里人的一个较大部族国家而已。所以速麻里儿、竹步、木骨都束、卜刺哇可能当时均是独立国家。

这样，郑和下西洋到达和有交往的非洲国家和地区就一共至少有以上7个。

## 非洲珍稀动物的引进

据4次下西洋的费用所记，竹步国（索马里朱巴州）“产狮子、金钱豹、驼蹄鸡，（鸡）有六七尺高，其足如驼蹄；龙涎香、乳香、金珀。……酋长受赐感化，奉献方物”<sup>11</sup>。这奉献明朝的方物中便可能包括狮子、鸵鸟这些当地珍稀动

<sup>1</sup> 《明史》，卷三零四，《宦官·郑和传》，第7768页。

<sup>④</sup> 载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2000年版，无页码。

<sup>④</sup> 《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第8451页。

<sup>1/4</sup> [明]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卷九，《麻刺》，中华书局余思黎点校本1993年版，第316~317页。

<sup>1/2</sup> [明]陈仁锡著：《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二，《古麻刺》，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175页。

<sup>3/4</sup> 参见向达校注：《郑和航海图》，第35图，无页码。

<sup>③</sup> 参见邵献图等编：前引书，第431页。

<sup>⑤</sup>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第8617页。

<sup>⑥</sup> 《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一，《白松虎儿》，第2139页。

<sup>10</sup> 参见邵献图等编：前引书，第324页。

<sup>11</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后集·竹步国》，第20页。

物。木骨都束国 (索马里摩加迪沙) “其酋长效礼,进贡方物”<sup>1</sup>。这方物中也可能包括当地的特产珍禽异兽。卜刺哇国 (索马里巴拉韦) “地产马哈鲁,状如麝獐;花福禄 (鹿、驴),状如花驴;豹、麂、犀牛、乳香、龙涎香、象牙、骆驼。……其酋长感慕恩赐,进贡方物”<sup>④</sup>。《明史》则说不 (卜) 刺哇 “所产有马哈鲁,状如獐;花福禄 (鹿、驴),状如驴;及犀、象、骆驼、没药、乳香、龙涎香之类,常以充贡”<sup>④</sup>。这些经常进贡的方物中便应有当地特产的珍稀动物马哈鲁、花福鹿等。

如果说,从以上的记载我们只是推论非洲国家和地区向中国进献输出了当地特产的珍禽异兽,那么,下面的史料便明确地记载了非洲国家和地区向明朝中国进献了非洲特产的珍稀动物。例如,下西洋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所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铭曰:“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西马 (阿拉伯马)、祖刺法 (长颈鹿的译音),并长角马哈鲁;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页表文朝贡”<sup>1/4</sup>。郑和、王景弘等立的《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铭再次记载了上述非洲国家进献非洲动物之事<sup>1/2</sup>。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还记述:“麻刺 (即麻林) 国前代无考,本朝永乐中,国主哇来顿本率其臣来朝,至福州卒。……十三年,又遣使献麒麟 (即长颈鹿,后要考证)。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麒麟,将至’。……永乐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刺国 (今孟加拉 Bangala, Bengal) 以麒麟贡。明年乙未秋九月 (永乐甲午年即 1414 年,乙未年即 1415 年),有曰麻林国以麒麟贡”<sup>1/4</sup>。《明史》又载:“麻林 (马林迪) 去中国绝远,永乐十三年遣使贡麒麟。……已而麻林与诸番使者以 (麒麟) 麟及天马、神鹿进,帝御奉天门受之。……十四年,又贡方物”<sup>③</sup>。天马为何物,大概指优良名贵的阿拉伯马。神鹿为何兽,即马来貘 (Tapir indicus); 马来貘的进贡者大概为“诸番”,即东南亚国家。因马来貘不属非洲动物,故本文不详考。

综上所述,下西洋期间,中国直接从非洲引进采购的非洲特有珍稀动物就有斑马 (花福鹿

——驴)、长颈鹿 (麒麟)、直角羚 (长角马哈鲁)、鸵鸟 (驼蹄鸡)、狮子等多种。上述动物有的当时还存在于西亚和阿拉伯半岛,故这些地区的国家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也遣使随宝船来华献上了一些上述非洲动物,下西洋人员也从阿拉伯半岛采买过上述非洲动物。但今日它们已在其他地区基本消失,仅存于非洲,成为比较地道的非洲独有的珍稀动物了。例如,斑马、长颈鹿今仅存于非洲;直角羚今也只生活在非洲;狮子中的一个主要亚种非洲狮今仅生活在非洲;另一个次要亚种亚洲狮今还残存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基尔森林自然保护区<sup>④</sup>。

下西洋期间不仅从非洲直接引进了非洲珍稀动物,还从非洲以外的国家间接引进了非洲动物。例如永乐十二年,榜葛刺国 (今孟加拉),“又遣其臣把一济等来朝,贡麒麟等物”<sup>④</sup>。榜葛刺国的长颈鹿便是进口的然后又转手进献。又如,马欢说阿丹国 (今也门亚丁) 产麒麟,它“食粟豆面饼”<sup>10</sup>。说麒麟食粟豆面饼恰好证明西亚的长颈鹿是从非洲引进的,是关在笼里或御苑里人工饲养的,否则它哪来粟豆面饼吃。宝船队在阿丹国“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鸪而还”<sup>11</sup>。

## 非洲动物古今名对应考

我们为了方便读者,在前面已告知下西洋时

<sup>1</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后集·竹步国》,第 22 页。

<sup>④</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后集·卜刺哇国》,第 25 页。

<sup>④</sup> 《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第 8449 页。

<sup>1/4</sup> 载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附录》,第 52 页。

<sup>1/2</sup> 同上,第 55 页。

<sup>1/4</sup> [明] 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卷九,《麻刺》,第 317 页。

<sup>③</sup> 《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第 8452 页。

<sup>④</sup> 分见:《世界动物百科》,《鸟》第一卷第 8 页 (鸵鸟);《哺乳动物》第四卷第 45 页 (长颈鹿);第四卷第 60 页 (直角羚);第三卷第 47 页 (狮子);第三卷第 96 页 (斑马)。台北“广达出版有限公司”1984 年版。

<sup>④</sup> [明] 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卷中,《榜葛刺国》,中华书局谢方校注本 1982 年版,第 90 页。

<sup>10</sup> 马欢著:《瀛涯胜览·阿丹国》,第 58 页。

<sup>11</sup> 同上,第 55~56 页。

引进的非洲珍稀动物的今名，尽管如此，仍有必要适当论述它们为什么就是我们注出的今天那些人所共知的非洲动物。其主要依据在于下西洋之明人做了一些形态学等方面的描述。比如关于鸵鸡，马欢写道：“其鸡身扁颈长，其状如鹤。脚高三四尺，每脚止（只）有二指（趾）。（羽）毛如骆驼，食绿豆等物。因此名鸵鸡”<sup>1</sup>。费信写道：“鸵蹄鸡有六七尺高，其足如鸵蹄”<sup>④</sup>。明人黄省曾述曰：该禽“长身而鹤颈，足四尺而二爪，其状如骆驼。其名曰鸵鸡，是食五谷”<sup>④</sup>。根据以上记述，我们观照动物园里的鸵鸟，图片上的鸵鸟，激光视盘电视里的鸵鸟，当代动物志上对鸵鸟的介绍，便可考定下西洋之人所说的鸵（蹄）鸡便是今天所称的鸵鸟。又如关于花福鹿（驴），马欢讲：阿丹国又有花福鹿，“如骡子样，白身白面，眉心隐隐起细细青条花，起满身，至四蹄。细条如间道，如画青花”<sup>1/4</sup>。费信也讲：卜刺哇国产“花福禄（鹿），状如花驴”<sup>1/2</sup>。黄省曾在此基础上简述曰：“有兽焉，其状如骡，白身白面而青纹，其名曰花福鹿”<sup>3/4</sup>。根据这些记述，用以上所说的比照方法，便可考定花福鹿（驴）即今斑马。

再如麒麟，马欢说：“麒麟前二足高九尺余，后两足约高六尺，头抬颈长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能骑。头上有两肉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扁口。食粟豆面饼”<sup>⑤</sup>。巩珍也称其为麒麟，他对它的描述稍有调整补充，如“褊口长颈，举头高一丈六尺，前仰后俯，两耳边有短肉角”<sup>⑥</sup>。我们知道，麒麟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类似龙凤那样的神兽，其状如鹿，头上有独角，全身长鳞甲，尾像牛。古人拿它象征祥瑞，简称麒麟。由此可知下西洋之人所说的麒麟并非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瑞兽。那么它是何兽呢，比照动物园里、图片上、光盘电视里的长颈鹿和当代动物志上对长颈鹿的介绍，就可考定它其实便是长颈鹿。

马哈兽为今天何种动物？有关下西洋的碑铭记：“永乐十五年，舟师往西域。其……阿丹国（也门亚丁）进麒麟，番名祖刺法（giraffe，指长颈鹿），并长角马哈兽”<sup>⑦</sup>。据长角可知是羚羊，但不会是一般的羚羊，因下西洋的明朝人是能区别普通羚羊与马哈兽的。例如，马欢讲，天方国

（沙特麦加）“土产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驼鸡、羚羊、草上飞并各色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等物”<sup>10</sup>。巩珍也讲天方国“土产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羚羊”<sup>11</sup>。所以马哈兽不是普通羚羊。根据费信讲它“状如麝獐”<sup>12</sup>，《明史》讲它“状如獐”<sup>13</sup>。碑铭讲它“长角”，据此，我们推测是大羚羊（Oryx）。大羚羊属于偶蹄目牛科的一属，体长1.6~2.3米。雌雄均具角，角圆形，或直立呈刺刀状或后弯呈马刀状，长达0.6~1.2米。大羚羊分布于非洲和阿拉伯半岛，通常生活于干旱草原或沙漠地带<sup>14</sup>。其中的一种直角羚（Oryx gazella）栖息在非洲，食用生长在沙漠上的植物嫩芽或野生果实。体长1.6~2.3米，身高约0.9~1.4米。其羚羊角顺着脸线往上竖立<sup>15</sup>。

## 非洲动物入华后的影响

下西洋引进的非洲珍禽异兽入华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一是促进了中国动物学知识的长进。例如亲自下过西洋的费信、马欢、巩珍分别著有《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这些书，对非洲珍稀动物的形态、习俗等的描述（参前“对应考”），便为中国动物学界增添了新的知识。中国人对那些非洲

<sup>1</sup> 马欢著：《瀛涯胜览·祖法尔国》，第54页。

<sup>④</sup>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后集·竹步国》，第70页。

<sup>④</sup> [明]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卷下，《祖法尔国》，第104页。

<sup>1/4</sup> 马欢著：《瀛涯胜览·阿丹国》，第58页。

<sup>1/2</sup> 费信著：《星槎胜览·后集·卜刺哇国》，第25页。

<sup>3/4</sup> [明]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卷下，《阿丹国》，第114页。

<sup>⑤</sup> 马欢著：《瀛涯胜览·阿丹国》，第58页。

<sup>⑥</sup> 载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阿丹国》，第57页。

<sup>⑦</sup>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载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附录》，第5页。

<sup>10</sup> 马欢著：《瀛涯胜览·天方国》，第71页。

<sup>11</sup> 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天方国》，第46页。

<sup>12</sup> 费信著：《星槎胜览·后集·卜刺哇国》，第25页。

<sup>13</sup> 《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卜刺哇》，第8449页。

<sup>14</sup>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sup>15</sup> 同上，第182页。

动物 (斑马、长颈鹿、直角羚、鸵鸟等) 以前虽也听说过, 有的动物个别人还偶尔见过, 在史籍中也有零星记载, 但一般都观察不细, 印象不深, 语焉不详。而下西洋之人的观察记载介绍, 比以前上了一个大台阶, 使中国动物学知识前进了一大步。

下西洋之人对非洲动物的介绍, 所提供的动物学知识, 下西洋引进的活生生的非洲动物所携带的信息, 在中国知识界传承下来, 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扬光大。例如在美术绘画、艺术造型方面, 1430 年前后成书的《异域图志》就逼真地画下了斑马, 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第一幅斑马图画 (画名简称为福鹿)。其惟妙惟肖的程度已接近今天的水平 (见附图 1)<sup>1</sup>。《异域图志》的作者大概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 (1378~1448 年)<sup>④</sup>。他身为皇胄王公贵族, 亲眼观赏过下西洋人员带回献进的珍禽异兽包括斑马, 才亲自或请画家把斑马画下来并画得较好。《异域图志》 (及其插图) 后又被明人余文台收入于明末 1609 年刊行的《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之中<sup>④</sup>。明代永乐年间画家沈度目睹了长颈鹿的风采后, 画了“榜葛刺进麒麟图”。他把长颈鹿画得栩栩如生, 形神兼备, 堪称艺术精品 (见附图 2)<sup>1/4</sup>。这幅 1414 年画的麒麟图影响较大, 被一再临摹。较著名的临摹作品有清初陈璋的麒麟图<sup>1/2</sup>。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对鸵鸟也有所研究。他把下西洋之人所称的驼蹄鸡改称为鸵鸟, 前进了一步 (今日称鸵鸟), 他观察到鸵鸟粪无毒, 认为人误吞铁石入腹, 食鸵鸟粪可化消<sup>3/4</sup>。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李时珍在其子李建元的协助下, 在其不朽巨著《本草纲目》中, 还配上他们精心绘制的 1 100 余幅药图, 其中便有一幅《鸵鸟》图。这是中国乃至东亚第一幅鸵鸟图。虽是木刻线图笔触寥寥, 但抓住了鸵鸟的主要特征: 鸟类的足一般有四爪, 而鸵鸟的足只有趾, 像骆驼蹄那样 (参见附图 3)<sup>⑧</sup>。故下西洋之人称它为驼 (两蹄) 鸡。由此可推知李时珍年轻时可能见过鸵鸟, 鸵鸟在中国传代畜养了好长一段时期; 或也可能下西洋之后非洲、西亚国家仍偶而前来, 贡献非洲鸵鸟。

非洲珍稀名贵动物来华进京后人们争相观看, 十分轰动。并激发了文人墨客诗兴赋趣。

“永乐初年, 己亥 (即十七年, 1419 年) 秋八月旦吉, 西南之国 (指忽鲁谟斯) 有以异禽来献者。稽往牒而莫征, 考载籍而难辨。皇帝御奉天门特以颁示, 群臣莫不引领快睹, 顿足骇愕, 以为稀世之罕闻, 中国所未见”<sup>(1)</sup>。即兴赞颂: “其为状也, 驰首凤啄, 鹤颈鳧耳意, 苍距矫攫, 修尾, 雄姿逸态, 鸷武且力。衡不逾咫, 高可八尺, 名曰驼鸡”<sup>④</sup>。这些虽为文学性的词赋, 也算是对鸵鸟作了一番描绘形容, 有利于人们认识了解。以后就是长篇大段地赞美鸵鸟, 描写歌舞升平了。例如“臣目睹于盛美, 愧陈词之弗臧, 颂圣寿于万年, 同地久而天长”<sup>10</sup>, 等等。

长颈鹿引起的轰动更大, 激发的灵感和创作热情更高。有的大臣认为“五六年间麒麟凡三至京师, 赫昭彰, 震耀中外。诚千万世之嘉遇, 而太平之上瑞也”<sup>11</sup>。于是创作词赋, 庆贺粉饰。其中金幼孜的赋曰: “猗欤仁兽, 异状奇形。二仪胚, 玄枵降精。龙颅耸拔, 肉角挺生。紫毛白理, 龟纹纵横。其质濯濯, 其仪彬彬。有趾弗, 惟仁是遵。有角弗触, 惟义之循。步中规矩, 音协韶钧。生草不践, 生物不餐, 四时乘化, 具鸣弗愆。是名麒麟, 出应于天 ……”<sup>12</sup>。这种赞辞主要是为了阿谀奉承, 比如“惟皇之仁, 洽于八垠。极天际地, 罔不尊亲。惟皇谦

<sup>1</sup>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五卷,《地学》, 第一分册, 科学出版社 1976 年版, 第 36 页。

<sup>④</sup> 《明史》, 卷九十七,《艺文志·地理类》注明朱权编著有《异域志》一卷。此书大概便是李约瑟所说的《异域图志》。

<sup>④</sup> 参见李约瑟:前引书, 第五卷《地学》, 第一分册, 第 35 页。

<sup>1/4</sup> 原图为彩色,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长颈鹿身为棕黄色, 身上有六边形的棕褐色斑纹。其黑白照片载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4, Plate 3.

<sup>1/2</sup> 其彩色图片见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七年级下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29 页。

<sup>3/4</sup> 参见《本草纲目·兽部》, 卷四十九,《鸵鸟》, 下册, 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759 页。

<sup>⑧</sup> 参见《本草纲目》,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版校本, 下册, 第 54 页。

<sup>(1)</sup> [明] 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 卷九,《西域·忽鲁谟斯》, 第 318 页。

<sup>④</sup> 同上, 第 318 页。

<sup>10</sup> 同上, 第 319 页。

<sup>11</sup> [明] 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 卷九, 第 317 页。

<sup>12</sup> [明] 严从简著:前引书, 第 317~318 页。

恭，弗自为圣。匪物之珍，协于仁政”<sup>1</sup>。但这些都对长颈鹿的形容也反映了这种动物的一些形态、习性。文臣们在观赏后，以绮丽的语言、四言古诗的形式，介绍了长颈鹿。增进了人们对长颈鹿的认识和了解。

当代西方史家对明人的咏麒麟赋也颇欣赏，在他们的专著中不时引用，精心翻译。如美国史学家达索恩在其《亚洲人的远航》一书中就引用了永乐朝大臣沈度《麒麟赞》的一段序言，曰“臣闻圣人有至仁之德，通于幽明，则麒麟出。斯皆皇帝陛下与天同德，恩泽广被。遂故和气融结，降生麒麟，以为国家万万年太平之征”<sup>④</sup>。美国史学家丽凡西丝在她的专著《中国统治海洋之时》一书的图版中，也注明译出了沈度《麒麟赞》中的两句：“仁哉兹兽，旷古一遇。昭其神灵，登于天府”<sup>(四)</sup>。在书中第141~142页，丽凡西丝还大段引用和翻译这篇赋<sup>1/4</sup>。在该书的正文中，丽凡西丝还引用摘录了永乐朝儒臣金幼孜的《麒麟赞》中的几句：“无幽弗烛，无远弗暨。川汇云奔，稽首奉贽。爰集大瑞，后先骈臻。何以致之，惟皇之仁”<sup>1/2</sup>。由此可见，明人咏长颈鹿词赋的魅力和文采也吸引和感染了西方汉学家。

明代因郑和下西洋，从非洲和西亚获得了较多的非洲活狮子和较多相关的动物学知识。起源发展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国狮文化——以造型艺术和狮子舞为主要内容与形式的动物文化——从此更加发展兴盛。并浸染到朝服和衣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狮子，了解了狮子，感受到狮子的凶猛、威风、霸气，强化了崇狮、爱狮、敬狮、恋狮的情结。于是，狮文化在中国更加兴盛起来。明代文人因此也喜欢吟诵狮子，这种情况持续到明中叶仍不衰。明中叶政治家诗人夏言《狮子》曰：“金眸玉爪目悬星，/群兽闻知尽骇惊。/怒慑熊罴威凛凛，/雄驱虎豹气英英。/曾闻

西国常驯养，/今出中华应太平。/却羡文殊能服(伏)尔，/稳骖驾驭下天京”<sup>3/4</sup>。明中叶张治道的诗《观进贡狮子歌》不仅赞叹狮子的凶猛威风，而且批评贡狮养狮猎奇带来的弊端：“倾都之人都来观，/我亦走马入长安。/长安市人色无欢，/为道食羊责县官。/一时无羊人遭鞭，/羊备犹索打干钱”<sup>⑤</sup>。由此可从中窥知，在狮文化的繁荣中也伴随有民众的辛酸。

上述诗词歌赋形成赞叹非洲珍禽异兽的独特的文学作品——咏兽诗赋，构成了明代文学界一度闪现的一道风景线。

总之，明初(15世纪初)郑和率庞大舰船队(各型船舶100多艘、官兵水手2.7万多人)7次下西洋，4次到非洲，把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友好交往推向历史高潮。其中对独特、珍贵的非洲动物的引进、描述、吟诵，堪称这历史高潮中的朵朵浪花，云蒸霞蔚，灿烂多姿，十分绚丽!

(责任编辑：邢永平 责任校对：赵儒林)

<sup>1</sup> 金幼孜著：《麒麟赞(有序)》，《金文靖公集》，卷六。

<sup>④</sup> See O. R. Dathome, *Asian Voyages, Two Thousand Years of Constructing the Other*, Bergin & Garvey, Westport, 1996, p. 93. 达索恩引用翻译这段话时掉了或省了两句，即“……恩泽广被。草木昆虫、飞潜动植之物皆得生。遂故和气融结……”。沈度原赋与麒麟图写在一起(即《瑞应麒麟赞·有序并图》)。其照片载 Louise Levathes, op. cit., Plate 3.

<sup>(四)</sup> See Louise Levathes, op. cit., Plate 3.

<sup>1/4</sup> 不过，“鹿身马蹄”一句，她却译成“鹿身牛尾”了，即“and the tail of an ox”，应译成“and the hoofs of a horse”。因为传说中的瑞兽麒麟才是牛尾。

<sup>1/2</sup> [明]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卷九，《南蛮·麻刺》，第316页。

<sup>3/4</sup>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五十九，《狮部》。巴蜀书社1990年代影印本。

<sup>⑤</sup> [清]陈田辑：《明诗纪事·戊签》，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